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一

同治二年。癸亥。十月。己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等以借兵勦賊。流弊孔多。若只購買外洋船礮。尚屬事權在我。即於咸豐十一年五月內。奏奉

諭旨准行。遵即咨行各督撫欽遵覈辦。旋經兩江督臣曾國藩奏稱購買外洋船礮。為今日第一要務。臣等覈計此項需款甚鉅。且與洋人共事。實屬不易。因署總稅司赫德適值來京。即將此項船械價值水手身工及一切經費。與之悉心講求。仍一面妥籌鈐制之策。遲之又久。未敢率行驟辦。嗣因甯波失守。髮逆已近海濱。並閩匯兑銀兩。購買美國船

礮。難保不乘機北犯。其時尚書趙光。御史魏睦庭復有借
用洋兵勦賊。及請買外國輪船火器之奏。臣等以事機甚
迫。雖借兵勦賊未可遽議。而購買船礮之議。尚屬中外會
同詳覈。赫德所論。先派中國總兵官會同外國官阿思本
管理一切事宜。其礮手水手水師兵丁等項。用湖南山東
滿洲共中國人五百五十名。本未議及全用洋人。且有中
國官為之總統。尚無太阿倒持之弊。彼時審度時勢。難以
再遲。即以上年正月起。先後奏撥銀兩。發交赫德趕緊辦
理。續據赫德呈稱購買船礮一切事宜。已行文總稅務司
李泰國在英國代辦。並請給劄該總稅司李泰國接手管

理。查前項船礮。臣等自奏明購買後。即經熟商將來輪船

到後。一切軍械經費。並外國兵丁水手約束章程。疊經奏

請

飭交湖廣總督官文兩江總督曾國藩妥籌辦理。並咨商江蘇巡

撫李鴻章協同籌辦。其時臣等原議船中所用外國人。不

過令其教練槍礮行駛輪船之法。而兵權仍操自中國。不

至授人以柄。嗣據官文曾國藩奏稱往返函商。擬派總兵

蔡國祥統轄。其配用楚勇。即由蔡國祥豫為派定。臣等覈

與先派中國總兵原議相符。乃本年四月間。李泰國抵京。

稟稱買定輪船。大小共八隻。以英國總兵阿思本為總統。

其餘弁兵共六百餘名。並代中國與阿思本立有合同十三條。臣等閱其所募弁兵至六百餘名之多。已不勝詫異。及覈其所立合同。種種礙難。並不提及中國應派官弁兵丁若干。與赫德從前原議大相歧異。其時阿思本尚未到京。卽經臣等再四向李泰國嚴詞駁詰。相持幾至一月。始據議定由中國選派武職大員。作為該師船之漢總統。以阿思本為幫總統。均聽所在用兵地方督撫節制調遣。另立章程五條。奏

准遵行。其原定十三條卽作罷論。臣等一面函致曾國藩以蔡國祥旣作輪船漢總統。必須有所依據。方能指揮自如。慮及

初上輪船時。所帶兵弁無多。恐不足以資鈐制。自應仍帶水師數百名。附於輪船左右。是輪船之內既有中國弁兵。輪船之外又有中國師船。毋論該輪船行至內江何處。均當拖帶偕往。明以壯聲威。即暗以資防範。庶可副權不外假之實。嗣據曾國藩函稱現議五條。有隨時挑選中國人上船學習。與奏准配用楚勇之案不符。並論中國師船與輪船遠不相及。不若早為疏遠。或竟將此船分賞各國。不索原價。曾國荃亦以江路已通。江邊之城僅金陵省會。尚未恢復。然長江水師。帆檣如林。與陸軍通力合作。定可剋期埽蕩。實不藉輪船戰攻之力。現交臣衙門議奏。臣等查

購買輪船。本屬萬不得已之舉。今曾國藩既有早為疏遠之議。曾國荃又有不藉彼戰攻之語。則是有害無利。已屬顯然。若或勉強從事。中外將弁兵丁。恐終不能相協。將來勝則彼此爭功。敗則互相推諉。設一旦激而生變。於大局關繫匪輕。現人接江蘇撫臣李鴻章來函。謂蔡國祥來滬面商。以為虛擁會帶之名。吳越一家。終不能相為附麗。乃其明證。是與其貽患於將來。不若請裁於此日。臣等公同籌商。意見相同。至原買輪船礮械價值。現由臣等照會英國使臣卜魯士。轉飭變價歸還。其沿江沿海地方。仍請

旨飭下各督兵大臣。實力攻勦防堵。毋授外國以口實。以收自強

之效。

恭親王等又奏。再洋人性情執拗。中國每倡一議。彼必故為不遵。以遂其桀傲之性。此次撤退輪船。若由中國發端。彼必藉口挾制。欲撤不能。並恐因此尋釁。貽中國以無窮之累。必先與之講論情理。處處引臣衙門所給李泰國劄文為證。不豫露撤退之跡。使其自然入我範圍。臣等前將李泰國與阿思本所立合同十三條。作為罷論。另與李泰國議立章程五條。明知阿思本到日。李泰國必主使辯論。以為嘗試之漸。正可因其嘗試。而與卜魯士講解原劄大義。迨阿思本到後。果執合同十三條之說。謂為不應盡廢。

並懇憑卜魯士照會前來。臣等因將劉李泰國原文。逐句
逐字分別講解。斥為與原劄不符。是以不能照辦備文照
覆卜魯士。乃卜魯士接文後。即浼出美國使臣蒲安臣來
臣衙門面商。臣等即執定卜魯士照會內有阿思本願將
弁兵遣散之語。必允我遣散此項弁兵。方可議論別事。嗣
蒲安臣與臣等會商數次。云卜魯士允為撤退。並欲將船
礮一並駛回英國。臣等詰以船礮係由我備價所買。自應
由我留用。據卜魯士云。此項船礮。乃英國朝廷之物。非買
自商人可比。既不用其人。則船礮亦應繳還本國。方能了
結。臣等即秉槪告以買價亦應由英國交還中國。方昭平

允。卜魯士亦允照辦。取具照會存案。但此項弁兵薪工以及來往經費。議由中國備給。除自英國來至上海經費。於本年九月十八日截止。業由李泰國所領各款內動支。另飭李泰國報銷外。其九月十九日起。應找給九箇月薪工銀約十六萬二千兩。又回國一切經費。約銀二十一萬三千兩。共銀三十七萬五千兩。飭由李泰國先向洋行借墊。即日交阿思本兌收。以便迅速起程。免致逗留生事。仍飭各關勻作五箇月分交。李泰國兌收歸墊。惟此項經費為數甚屬不貲。然與洋人辦事。若不決斷於幾先。則該洋兵等稽遲起程。其縻費又不知虛糜凡幾。且反覆無常。是其

本性。若使為時過久。眾情生變。恐又有非數十萬金所能結事者。況此項回國經費銀二十一萬三千兩。卜魯士允於英國應收二成扣款內屆下結之期。先行如數劃出。至中國豫收另送來英文劃據一紙。並接其照會。言明俟輪船變價後。始由英國扣還歸款。是輪船礮械將來變價若干。雖未可豫計。而現收卜魯士銀二十一萬三千兩。即係船礮變價之款。其英國如何變價。阿思本乃原經手之人。仍責令經手變賣。至阿思本此次管帶人船回國。必須事事妥協。方免彼國退有後言。不得不豫作牢籠之計。現擬另賞阿思本銀一萬兩。飭於船礮變價內劃收。阿思本感

激稱謝。卜魯士來文內。亦有中國厚待之語。此後當不致另生枝節。雖此項經費為數甚鉅。棄之可惜。然臣等防患未然。不敢稍涉拘泥。因惜小費而誤大局。惟李泰國辦事刁詐。以致虛縻鉅款。實難姑容。現由臣等將其革退。不准經理稅務。該夷狡獪異常。中外皆知。屢欲去之而不能。今因辦船貽誤。正可藉此驅逐。並與卜魯士言明。如李泰國敢於不遵。本國扶制。即由臣等照會卜魯士懲辦。其總稅務司一缺。另派赫德接手辦理。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博採眾論。請撤退輪船。以杜流弊。又密陳撤退輪船詳細情形。將李泰國革退等

摺片。並鈔錄曾國藩李鴻章信函呈遞。覽奏均悉。採買輪船一事。前經內外諸臣詳議。不惜重價。原期利器歸公。操縱由我。使外洋頓失所恃。總理衙門因需款甚鉅。且駕馭洋人不易。遲久未卽議行。嗣因甯波失守。海口設防。九洑洲尚未克復。髮逆亦有購船之說。不得已奏明妥辦。並將代買輪船之李泰國所定十三條駁正。酌改五條。奏明行知各省。乃此次管帶輪船之阿思本到後。李泰國忽將前次議定業經奏准之五條。背而不遵。仍將駁正不用之十三條。從新提起。定欲照辦。此十三條與劉飭赫德李泰國原文。設立合同之意不符。總理衙門正在與之駁辯。適據曾國藩函稱前此奏准配用楚勇。並與專用洋人之

議。若蔡國祥另帶中國師船。不得為輪船之主。則是未收購船之益。先短華兵之氣。現在蔡國祥已另募水勇。自為一營。擬俟阿思本輪船到後。察看虛與委蛇。如其意氣凌厲。不如早為疏遠。或竟將此船分賞外國。不索原價。折其驕氣。曾國荃亦奏稱江邊僅金陵一城未復。長江水師。帆檣如林。與陸軍通力合作。定可剋期埽蕩。實不藉輪船戰攻之力。並因輪船所需經費甚鉅。請裁沿海水師。節省餉需。以資酌劑。李鴻章復函稱蔡國祥虛擁會帶之名。毫無下手之處。一家吳越。小大異形。強弱異勢。終不能相為附麗。議者或擬送還外國。以省糾纏。或擬調巡沿海。以資控馭。或借以載運鹽米。上下長江。出入津洋。收其餘利。

藉得實際。似皆可說而不可行各等語。均屬確有見地。現經總
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與卜魯士等反復會商。因阿思本有
遣散弁兵之語。即就其說併將輪船撤退買價。仍由英國交還
中國。卜魯士亦允照辦。惟弁兵薪工及來往經費。議由中國備
給。並另賞阿思本銀一萬兩。該使臣等驚愕之餘。繼以感激此
項薪工經費等項。雖糜費較多。然此後每歲省近百萬。且免日
後另有要求無厭之請。辦理頗為決絕。亦欲以折服外國虛憍
之氣。且輪船價值。該公使既允為扣還。亦未至全行棄擲。至李
泰國之為人本極刁詐。中外皆知。久欲去之而不能。今以辦船
貽誤。遽行革退。藉此驅逐。其總稅務司一缺。派赫德辦理。且看

該稅務司能否稱職。再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該督撫等察看具奏。隨時辦理。至輪船既已不用。中國必須力求自强之策。曾國藩前稱兵力不足。在陸而不在水。曾國荃李鴻章亦均有不願借資輪船之意。著曾國藩李鴻章激勵水陸各師。整飭船礮。務期精益求精。俾江南地方漸次全復。即外國亦必羣相慴服。不致有所藉口。至輪船入江拖帶鹽船。有害無利。並著嚴行禁止。曾國荃前奏請裁沿海水師節省經費一摺。即著無庸再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原摺片二件。著鈔給曾國藩等閱看。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去年總稅務司李泰國在英國奉到貴親王劄

文。飭令採買輪船大礮軍械。並令其延請本國官弁招募
兵丁。以便統帶輪船兵弁。與中國
大皇帝出力報效。該總稅務司奉到劄文。即在本國延請水師總
兵阿思本總司其事。是以該總稅務司與該總兵立有條
約在案。茲據該總兵來文。內稱現在貴親王不欲准照該
總稅務司與阿總兵所立之約辦理。該總兵欲將所募兵
弁遣散等因前來。查該總稅務司與該總兵在本國採買
輪船等物之時。我國家秉權大臣亦曾襄辦。且深知管帶
所買輪船之人。又係結實可靠。聲名甚嘉。是以准其隨便
採買。本大臣因知其故。理合即將此事情形。報明我國家

請示船隻等物。應何如辦理。並已飭知該總兵將所有船
隻火礮軍械暫留。候示遵辦。為此照會。
給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到貴大臣照會。論及中國採買輪船礮械一
事。查此事前因中國自行派委赫署總稅務司採辦。是以
本將一切詳細情形。向貴大臣頻瀆。今既准貴大臣照會。
論及此事。應將此事原委告知。查上年署總稅務司赫德
在本衙門商議。輪船應派武弁礮手水手人等章程。其中
論及武弁應先派中國總兵官會同阿思本管理一切事
宜。並論及應用中國礮手湖南人二百名。水手山東人二

百名。水師兵滿洲人百名。送藥仔滿洲人五十名。當將所
論一切開具清單。面行呈遞本衙門覈其所呈。實與中國
有益無損。並未議及輪船當全用外國之人。亦無奪中國
兵權之意。當經奏明奉
旨允准採辦。即經劄行赫署總稅司並於劄內言明。將來輪船即
由督撫選派將弁各等因照辦去後。嗣據赫署總稅務司
呈稱購買船礮一切事宜。已行文總稅務司李在英國代
辦。須另發劄文一件。俾李總稅司持以為據。本衙門當以
辦理此件。既有前次原呈清單。業經劄行該署總稅務司。
無論轉託何人。自能照辦。復據赫署總稅務司聲稱前項

清單。係已定之大約光景。專言中國兵丁數目。尚有外國應坐各船之武弁礮手水手等。應支俸祿工錢各款合同。須李總稅務司在遨請募人之時議立方妥。本處以赫署總稅務司與李總稅務司同辦一事。赫署總稅務司既承辦在前。則李總稅務司接辦。自必與赫總稅務司所呈無異。即經按照赫署稅務司所擬。繕劄給究。比及李總稅司到京。呈遞申陳鈔黏合同十三條。與前赫署總稅司所呈大有歧異。數其所議。即如傳奉

諭旨。亦必由李總稅司轉行諭知。若由別人傳諭。則未能遵行等條。據此則中國費數百萬之帑金。竟不得一毫之權柄。當

即據理辯駁。另行面訂五條。句句俱係當面與李赫兩總
稅務司商明。並無絲毫異說。每月用款亦一一酌定。始將
五條辦法及用款一切。繕摺具奏。恭呈
御覽。奉
旨准行。自奏准之後。每月用款及購買各款。俱經按照奏定章程
逐款支用。既經奏定章程月支鉅款。眼見船到功成。無可
再議。乃此次該總稅務司忽將當面議定已經奏准之五
條。背
旨不遵。而仍將面定不用之十三條。從新提起。倘令照辦。查此十
三條。不獨與赫著總稅務司所呈原單不符。即與本爵愿

次劄行李赫兩總稅務司之原文。及今立合同之意亦均
不相符。是以本衙門未經允准。況彼時既當面定明照五
條辦理。奏准後。該總稅務司已接收奉
旨允准劄文。按照五條定款支領俸薪數月。何以擅違
諭旨。視同兒戲。貴大臣與威參贊嘗言中國兵權。不可假與外人。
是中外道理相同。至今本爵猶喜貴大臣等識見之超卓。
持論公允。不似該總稅務司之意存扶制也。此事因貴大
臣照會前來。是以不能不詳細照覆。惟貴大臣平心衡論。
自必了然也。計照錄赫署總稅司面呈清單一件。劄赫署
總稅務司稾一件。劄李總稅司稾二件。李總稅司中陳合

同一件。與李總稅司當面商定後奏明五條一件。統希貴
大臣詳閱。為此照覆貴大臣查照。

給英國照會

為再行照覆事。中國購買輪船一事。既據阿總兵欲將所
募兵弁遣散。本爵應將李泰國與阿總兵所立十三條中
國不能照准緣由。特為詳解指明。開列於左。

一第四條。凡
朝廷一切
諭阿思本文件。均由李泰國轉行諭知。阿思本無不遵辦。若由別
人轉諭。則未能遵行。查阿總兵並非李泰國屬員。何以必

由李泰國轉諭。始能遵行。本爵原劄李泰國文內。祇云此船辦就駛赴上海。聽候撥用。並無該船總兵。必歸李泰國傳諭。不准别人傳諭之語。若照此辦理。則中國為其束縛。本爵原劄內並無此意。是以不能照辦。

一第五條。如有阿思本不能照辦之事。則李泰國未便轉諭。查阿思本不能照辦之事。自可與中國大員相商。若如所云。則中國大員與阿思本不得通氣。必致貽誤大事。自然不能允准。

一第十條。李泰國應即日另行文支領各員辛俸工食各船經費等項銀兩。足敷四年之用。刻下在英國。始以所置

各船及各兵器等件。暫為質押。查此案是李泰國不能相信本衙門各大臣。本爵又豈能相信李泰國一人。遽以重貲交付。況未歷四年。即須先領四年辛俸。中國向無此例。所以未能照准。

以上三款。皆與中國有礙。且與原劄不合。其餘窒礙尚輕之處。毋庸一一詳指矣。

本爵會同本衙門各大臣。覽該合同十三條。多與中國買船本意不符。今阿總兵既欲將所募兵弁遣散回國。本爵深謝貴國派給修好各船之睦意。特遣官員駛來中國。並謝阿總兵勞心費力。以辦各船事件。並帶此數船前來中

國今阿總兵與各武弁水手人等。中國自應給發各人未往辛俸及雜項碎用。以回國之日為止。外另送阿總兵銀一萬兩以酬其勞。其銀統在輪船變價內付給。至中國已貴原買輪船火礮軍械各銀。並請貴大臣代立善法。俾得交還中國。以清

朝廷庫款是荷。至此船既不歸中國使用。所有該船現用中國旗幟。併希代為撤銷。其本爵劄孛泰國原文。貴大臣前已閱悉。今特擇其要語。一並詳解明晰。鈔黏附送貴大臣查閱可也。

今將本爵劄孛泰國原文擇其最要者。講解明白。分列於

後。

一劄內所云著總稅務司赫到京呈稱購買船礮一切事宜。已行文總稅務司李在英國代辦等語。查中國購買船礮。本衙門與赫德原議。除阿總兵而外。再延外國武弁七名。其餘用湖南。山東。滿洲。今現有赫德親筆所書單據為憑。並無募用外國兵丁多人之說。赫德既經呈稱一切事宜。已行文李泰國在英國代辦。是本衙門與赫德所議一切事宜。赫德已行知李泰國。確有可據也。

一劄內云。有最要三項。一購買輪船。並各船內應用之礮藥煤斤。以及各項零星等件。一邀請應坐各船之武弁。招

募礮手水手人等。以及立定各項之合同。一酌留所需銀兩。以便照各項合同發給俸祿工錢。以及將來備賞各款之用。以上三項支發。均交該總稅務司一手經理等語。查各項合同。指明武弁之俸祿。礮手水手之工錢。劃大明顯之至。並非別事。一手經理者。是指以上各項支發。亦非別事。

一副內所云。所有各關抽收銀數。將來陸續交付署總稅務司赫。仍由署總稅務司手。交該總稅務司專查收支用。一切均責成該總稅務司一人專理等語。查一人專理者。係專指支用一切而言。並非別事。

一剳內所云。中國需用此項礮船甚急。務即迅速辦訖駛赴上海。聽候撥用等語。查聽候撥用四字。係聽候本爵撥用。其文義婦孺皆曉。李泰國並未遵照原剳。將聽候撥用之意議入合同。反將未飭議辦之事。轉列入合同之中。是以不能照其合同辦理。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兩次接准貴親王來文。內開將所立十三條不能照准緣由。特為詳解等因。並所錄粘單均已閱悉。查近日商辦輪船之時。本大臣未經參議。係貴親王明見所悉。此事與內地治國之道。甚為相繫。自應歸中國主持。他國

不得與謀。況此事業已講求許久。討論綦詳。本大臣既知
貴親王立意不行。若仍希必須照辦。則與本大臣承准本
國諭辦中英交涉事件之意。不相脗合且英國以為中國
必已照准。合同辦理。是以准為購買船械。延請武弁。招募
水手。但此項船隻與中國助戰。非立此等合同。不能承辦。
若中國謂此等合同斷不能照准。則英國亦本無今中國
照辦留船之意。是以來文所云。不能照准緣由。本大臣不
為論及其事之是非。亦非本大臣所應備議。所惜者此項
船隻於英國起程以前。未能將辦船之委曲情形。達知貴
親王。設當日早為通知。豈不省卻若干費用。並可免諸多

窒礙之處。此本大臣之中心抱歉不能自釋也。為今之計自當與貴親王竭力襄佐。代立善法。以收後效。本大臣不能辭其責。至貴親王優給所延武弁及水手等其公厚之意。本大臣心中羨悅。亦應提及。第該武弁水手等應支俸辛工食銀兩。或以回國之日為止。或以英國明年八月三十日為止。未知合同內如何立意。本大臣無豫先斷定之權。惟本大臣不欲貴國多費銀兩。是以已向阿總兵言明。俟伊歸國之日。即尋才能出眾深明法例之人。為之斷定。當日所立合同。應以何日為止。即行遵照支領銀兩。併告以此等船隻變價。應以至昂者為准。變價後除扣除經費

外。卽將銀兩交還中國。貴親王果能相信。阿總兵令伊代
辦此事。該總兵因貴親王待伊如此優渥。自必能盡力經
理。以副貴親王相信之心。此本大臣可保其必然者也。至
辦結此事。所有經費。尚恐一時難以籌備。本大臣擬卽劄
飭領事官。於下次二成扣項中先為墊發。統俟於輪船變
價內扣還。本大臣深知我國家秉權各大臣。聞悉貴親王
辦理此事。至優且備。亦必能幫同阿總兵將此項飭辦之
事。妥為完結也。為此照覆貴親王查照可也。
譯出卜魯士劄銀字據
所有輪船回國。尚有應需款項。希飭該總稅務司先為墊

發。俟下次三月一結之期。由二成扣款內歸還。

曾國藩來函

購買洋船之議。始於咸豐十一年五月之杪。國藩於七月十八覆奏。稱為救時第一要務。蓋不重在勦辦髮逆。而重在陸續購買。據為己有。在中華則見慣而不驚。在英法亦漸失其所恃。原奏所云每船酌留外洋三四人。令其司舵司火。其餘配用楚軍水勇。原期操縱自如。指麾由我。旋於元年冬。奉到九月二十九日

密諭。以外國船礮明春可到。飭令豫派將弁水勇。迅速具奏。國藩於十二月十二日覆奏。派蔡國祥統轄七船。盛永清等各

領一船。申明前議。每船酌留外洋三四人。令其司舵司火。
其餘即用楚勇。由蔡國祥豫為派定等語。欽奉
諭旨。所籌甚為妥協。是前此並無專用洋人之議。即赫德所呈原
單。參用山東湖南八旗之人。亦無多用洋人之意。敝處自
奉
旨俞允後。即派蔡國祥赴湖北募勇六百餘人。與官秀峰節相商
定一切。其經費則鄂皖各出一半。春間即已募齊。專待輪
船之至。等候數月。始奉到五月二十三日寄
諭。內附錄章程五條。有隨時挑選中國人上船學習。並非在船常
住。已與奏准配用楚勇之案不相符合。茲又承准七月十

八日大咨蔡國祥仍須另帶中國師船。與輪船同泊一處。其輪船水勇已在外國雇定。毋庸添募等因。則更與購船之初意。自相違戾。購船云者。購之以為己物。令中國之將得為斯船之主也。若仍另帶中國師船。則蔡國祥仍為長龍三板之主。不得為輪船之主矣。輪船之於長龍三板大小既已懸殊。遲速更若霄壤。假令同泊一處。譬之華岳高聳。眾山羅列。有似兒孫。洋人本有欺陵之心。而更授以可陵之勢。華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偪處可怯之地。及至約期開行。彼則如箭如飛。千里一瞬。此則阻風阻水。寸步難移。求其拖帶同行。且不可得。又安能使彼聽我號令以為

進止哉。寄

諭所示。悉由中國主持。竊恐萬辦不到。其勢使之然也。故自接到

輪船章程五條之後。倏經月餘。反覆籌思。徘徊莫決。欲遵

從則永收購船之益。先短華兵之氣。欲不從則業經議定。

奏准之案。未便輕於失信。想貴衙門與李泰國集議時。必

已百端辯詰。舌敝脣焦。既欲兵柄之歸我。又不欲本意之

全露。即前此惠書所謂有謀人之心。而不使人疑者。其苦

衷蓋可想見。而彼則挾制恫喝。持之愈堅。萬不得已。隱忍

而俯從其所請。國藩忝為疆吏。敢不仰體

朝廷深意。委曲求全。現今蔡國祥將已募之勇遣散四百。酌

留二百。仍住長龍三板。自為一營。將來輪船到時。不遽以漢總統自居。亦不遽與灣泊一處。且與阿思本往還交際。詳細察看。如儀文不甚踞傲。情意不甚隔閡。然後虛與委蛇。漸擇同泊之地。徐講統轄之方。若彼意氣淩厲。視輪船為奇貨可居。視漢總統如堂下之廝役。倚門之賤客。則不特蔡國祥斷不甘心。即水陸將士。皆將引為大恥。是又不如早為之謀。疏而遠之。視彼七船者。在可有可無之數。既不與之同泊。亦不復言統轄。以中國之大。區區一百七萬之船價。每年九十萬之用款。視之直輕如秋毫。了不介意。或竟將此船分賞各國。不索原價。亦足使李泰國失其所

恃而折其驕氣也。現聞此七船尚未到滬。船到之日。李泰國是否别有要求。尚未可知。彼若翻覆無定。更改前議。敬求貴衙門另與籌商。或於七船之中酌撥數船。與阿思本統帶。配用洋兵。撥數船與蔡國祥統帶。配用華兵。亦是一法。若前議一成而不可改。則國藩所謂虛與委蛇。疏而遠之。兩說者是否可行。求賜訓誨。

李鴻章來函

洋船濟賊之事。疊准咨照行知各處。一律嚴禁。惟濟賊苟無確據。及形跡介在疑似者。當止照船貨入官之例拏辦。誠以洋人以利為命。其護船貨之心。不輕於畏死之心。此

法已足以示懲禁。前次咨行中已分別議及。當不至有通與不及之處。致煩廑慮。鹽船不准由輪船拖帶。尊處持議甚堅而正。欽佩無似。前此外間屢有陳請。大抵以鹽船之利於拖帶。不在乎長江之通與否。而實藉其駛行之速。可以赴市價之早晚。爭先銷售。又往返轉運多得數次。其便益在此。而軍營籌餉之為急就章者。尤以為宜。究之此達一關。非特洋商效尤。奪我利權。即貨船拖帶。無從查禁。其暗虧各釐卡收數。亦得不償失之道。現經曾中堂與鴻章嚴申禁令。九江鎮江各關道設法查辦拖帶之弊。業已停止。儀徵場鹽聚集處。亦未聞有洋人明目張膽。在彼細運

堪以仰慰遠懷。李泰國所購兵輪船。聞有四隻到滬。未據報知。無從過問。赫德到關後。亦未來謁。其帶兵官阿思本聞已進京。尚無回滬消息。會帶總兵蔡國祥。月前因公來滬。與鴻章面商。虛擁會帶之名。毫無下手之處。仍自回皖。原議以中國人充當舵勇。蔡國祥先已募勇數百。嗣因輪船無可容足。又議另立師船。冀與輪船依護。究之一家吳越。小大異形。強弱異勢。終不能相為附麗。曾帥已飭令遣散矣。此事未知作何究竟。鴻章前議三難。陋妄之見。幸邀鑒詧。每思所以約束鈐制之法。求如明諭能使永為中國自有之船。不致轉而為李泰國霸踞之船。即緩急亦不無

可恃。而事勢處此毫無把握。倘徑莫釋。議者或擬送還外國。以省糾纏。或擬調巡沿海。以資控馭。或借以載運鹽米。上下長江出入津洋。收其餘利。稍得實濟。似皆可說而不可行。彼亦何能由我調度。至李泰國所言捕盜輪船不能應用。與白齊文搶去輪船兩事。信如尊諭。不過以此藉口。欲將各項輪船盡歸伊管。專擅中國兵船之權。請摘敘捕盜原委。而後詳陳白齊文之事。以釋蓋廑。緣捕盜局舊有二輪船。一名天平。一名鐵皮。係沙船號商公製。船堅礮利。猶可合用。經前關道吳煦借與法國兵弁及華爾白齊文霸占不還。捕盜遂廢。鴻章涖任後。以次索回。時資以裝載

兵勇軍火餉項。來往協勦。頗得其力。泊福山克復後。派該
船周轉巡洋。逐日駛泊。俱有旬報。鴻章隨時查察。毫無別
項私弊。李泰國所言非事實也。白齊文投賊之初。聲言將
為賊覓購輪船。鴻章持之益急。不敢來滬購辦。遂在黃浦
泖澱狙伺劫奪。適敵營鑄造礮兵官英人麥格理乘坐高
橋小輪船回松江礮局。行至松城外豆腐濱。麥格理以事
登岸。白齊文帶數十人竄上輪船。搶駛而去。麥格理回追
無及。此六月閒事也。白齊文既屢為我軍所敗。曾展轉道
意。願得免拏辦。即率衆洋人投降。鴻章姑應之而益嚴備
之。八月二十九日。白齊文復隨忠逆大股撲犯大橋角。先

以炸燬燬我師船七隻。奪去十餘隻。遂圍攻陸營。李鶴章自張涇橋急行四十里往援。營官周壽昌拼死伏岸下。以火箭射入輪船藥艙。立焚其船。即前所擄去之高橋輪船也。燒斃洋人數十名。賊大敗。適忠逆疑白齊文為官軍作奸細。怒而因之。戈登究轉引出洋人四十餘名。白齊文隨亦逃出。戈登及英國繙譯官梅輝立。皆以准降在先。為之解免。鴻章深知外國人最無信義。卻人最護臉面。如鈞示所稱。蒲使深以此事為恥。固不可得而明誅也。當即知照各領事。白齊文既悔罪來歸。救其已往。宜速勒令回國。嚴加管束。毋任逗遛上海。現據法領事覆到。允即轉致美領

事照辦。而美領事西華向不公正。不齒於人。前願以白齊文投賊為是。中國拏辦為非。嘵嘵申辯。今白齊文投誠。不加重罪。但令遣回本國。似屬情至義盡。未知該領事肯認真遵辦否。尚祈貴衙門據咨照會蒲公使嚴為督催。無任感企。至常勝軍餉實皆按期給發。其每月格外浮開雜款。不得不酌予裁抑。慾壑難盈。或有不能如意之處。究之正款已糜費不貲。固因其礮火助勦。不無得力。亦借以羈縻。不致暗為白齊文之行事耳。即如江陰及大橋角諸役。為自來未有之惡戰。何嘗借助洋兵。惟中外交涉之區。蘇州未復以前。常勝軍未可遽撤。致生他變。至洋人投賊。有害

無利。此次陸續投出者。皆以賊中為陷阱。白齊文伎倆已窮。此後外國人或能以為鑒戒。不再起意助賊。亦足稍慰廑系。什威禮隆接辦常軍。既作罷論。自未必代購銅礮。如仍送來。當遵諭酌量辦理。柏使所寄實德棱信件。已遞去。勒日尼色初來滬時。自高聲價。所欲甚奢。鴻章故淡漠相遇。以折其氣。前已縷陳在案。嗣復來央求留營投效。監鑄開花大礮。鴻章因貴衙門成約在先。未便堅拒。擬定每月薪工五百元。仍先回國購置器具。並覓工匠數人。年內外或可返滬。開局試辦。究未識其手段何如。能否合用。屆時察看妥辦。再當詳布。

甲申。駐藏大臣滿慶幫辦大臣恩慶奏。汪曲結布求代遞奏書內稱藏界東路法國羅勒拏蕭法日等為恨西藏官民。不令其來藏。與瞻逆工布朗結句成一氣。該羅勒拏於今春派劉姓由鑪城運來茶包。在巴裏一帶散給漢兵。要買人心。並揚言瞻對工布朗結原與前藏蠻家為仇。並不敢欺陵漢官漢兵。且四川總督亦無攻打瞻對之文。此係西藏漢番官員假冒

聖旨。要除瞻逆。你們全不可聽信等語。巴塘正副土司被其誘惑。

已投瞻逆。該羅勒拏又至江卡。聲言景大人處已奉

諭旨。前藏所屬之擦瓦博木噶地方。賞交羅勒拏永遠管理。凡有

天主教之人進藏。一概不准阻止。後派劉姓仍往鑪運茶。以買人心。據江卡營官稟報前來。因此藏地人心不安。是羅勒挐之故違和約。謀取前藏。已有證據。再查羅勒挐自道光二十六年。即由西甯涵入。經前駐藏大臣琦由藏解交川省。轉遞廣東。今其自回本國。不料羅勒挐又由廣東繞至雲南。潛入藏屬之們空地方居住。嗣該國與我

朝講立和約。雖准其各處傳教。未准其干預公事。該羅蕭二人。由們空出首。即在巴塘江卡察木多一帶。自稱大人。更帶有四川無賴之徒劉姓等。假充官長。幫同作威。既藉故訛詐蠻民。又傳令漢官。與他治服蠻民。所以西藏僧俗官

民間知羅蕭二人如此恃勢橫行。若聽其來藏。勢必賄買
漢蠻人等均隨他教。西藏本係
國朝廣興黃教之地。而藏界西南所屬哲孟雄。拉達克各處。
均與披楞相聯披楞即英國之別名。前因法國傳教之人。
有由川入藏之信。該披楞即在哲孟雄各處豎旗聚兵定
要來藏通商。祇候法國之人。由東至藏。披楞即由西南而
入。細查該羅蕭二人。誓要來藏之意。名為傳教。實欲善取
西藏。彼二國所要取西藏者。其意不在西藏。彼一得西藏
至鑪。萬里山河均歸他人。彼等得與四川聯界。一合其與
川聯界。內地恐無安靜之日。所以闔藏官民。誓死不令其

來藏之本心。非敢故違和約。實為

國家保全地面。仍望賞准設法阻擋。不令羅姓一千人衆來

藏。方免後患。況法國來藏傳教一事。業經駐藏大臣奏奉

諭旨。不准來藏。川督亦通行各臺。遇有法國進藏之人。務要善言

勸阻。令其自退。為此合詞叩懇達賴喇嘛轉邀

天恩。俯念西藏僧俗愚蠢無知。飭下四川督臣並轉飭鑪廳文武

日後遇有領票赴藏之漢人。及隨差來藏之兵役人等。務

要嚴密稽察。如有已入天主教之人。一概不准給票出口。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滿慶等所稱東路法國羅勒拏蕭法日等

於今春派無賴劉姓。由鑪城運來茶包。在巴塘一帶散給漢兵。

妥結人心。並揑造謠言。誘惑巴塘正副土司投赴瞻逆。是否有此情事。著崇實駱秉章查奏。又羅勒拏等聲言景紋奉有諭旨。將前藏所屬之察瓦博木噶地方。賞交伊等永遠管理。凡有天主教之人進藏者。不准阻止等語。如果屬實。是該教士假傳詔旨。殊屬可惡。除諭令總理衙門向法國住京公使據理駁斥外。著崇實駱秉章嚴飭沿邊各屬。認真查察。如有內地傳教之人。潛赴藏地者。概行截回。毋令乘閒偷越。披楞因法國有入藏傳教之信。亦欲來藏通商。其意實屬叵測。廓爾喀於去冬遣人來藏復修舊好。其西北各小部落。亦願與藏永作藩籬。著福濟等乘勢利導。飭令廓爾喀等永敦舊好。嚴密防範。以杜披楞窺伺

之心○

又

諭滿慶恩慶奏羅勒拏等意欲入藏傳教○西藏官民力阻其行○具見悃忱○本日已諭知崇實駱秉章等遵照條約○設法攔阻矣○其拔楞西入之語○尤宜先事豫防○現在廓爾喀雖已修好○其西北各小部落○亦甘與藏永作藩籬○而邊備仍不可一日懈弛○着滿慶等督飭汪曲結布等妥籌防範○不得稍涉大意○

壬辰○伊犁將軍常清奏○竊查自哈薩克鐵色克等句結俄人○越卡尋釁以來○領隊大臣等差派四出偵探○傳說浩罕發兵八千○尋俄人打仗○人以鐵色克此次為伊等出力○現

已封王。明俱置之存疑之列。總以嚴守卡倫。不使俄人侵占。禁止我兵毋得出卡貪功。為俄人藉口。此為第一要義。其西北一路。有領隊大臣托克托奈及圖庫爾分營為犄角之勢。防堵照常。連旬並無交仗之事。惟西南一路。係前任領隊大臣巴哈善在彼帶領兵勇紮營。茲據呈稱八月初六日。據總管德格都報稱督率馬隊準備一切。巡行至喀爾奇拉河地方。瞭見俄人排隊回向相持。開施槍礮。我兵正在分隊前進之際。適續撥兵勇礮隊已到。繞從俄兵背後開礮。傷斃賊匪數名。內有穿白衣者。並槍斃賊馬三匹。該匪支持不住。向西敗竄。管帶遣勇佐領以及戍員帶

領兵勇綠營礮位。係在南山灣遇賊。齊聲發喊。向前開礮。
賊即奔竄。亦未窮追各等語。奴才查俄人不候分界。輒同哈
薩克等深入卡內。肆意尋釁。該國使臣是否知悉。總不能
得其確實。緣匡蘇勒官雜哈勞萬端狡譎。一切皆其主使。
奴才連次行文咨與西悉畢爾衙門。總不能出伊之手。無不
擅行折閱。任意咨覆。其筆蹟口脗。前後覈對。適相符合。前
兩次行文與西悉畢爾衙門。詢其遣兵情由。即恐墮其術
中。俱由塔爾巴哈臺轉為咨送。茲據明緒咨來該國西悉
畢爾回文。奴才折閱之下。似仍係雜哈勞所擬。即如所稱哈
薩克布魯特等為伊國所屬一語。實屬欺蒙無理。況和約

内並與哈薩克布魯特屬與該國之語可否仰祈

天恩將此節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諭該國使臣使知所言

過謬及早息兵苦由　奴才等照會該國則仍為雜哈勞所阻

擲不能達到至咨文內種種狂妄自大以及諉過於　榮黃

言巧飾希冀聳聽　奴才毋容與之辯論至該俄狡獪情形早

已奏明在前決其必有如此伎倆難逃

聖明洞鑒謹照原咨譯漢恭呈

御覽

常清入奏竊查俄人雖退出卡外紮營而四出窺伺且有

哈薩克為之驅使其從逆著名之鐵色克又未離其左右

種種狡獪。不敢稍弛防範。致有疏虞。領隊大臣托克托奈在西北博羅胡吉爾紮營。圖庫爾。在吐爾根紮營以為後路聲援。兼護索倫營房。前任領隊巴哈善在西南鄂爾果珠勒紮營。前曾添派兵勇嚴為堵禦。茲據巴哈善呈報。七月十四日。俄人在卡內沙爾雅斯地方。多方誘敵。幸我兵未被暗算。兵勇併力驅逐。俄人退敗。探得該匪在卡外盤踞。並有布魯特薩爾坦伯克在山內為之主謀。該領隊等相機防勦等情。茲俄國頭人在各營遞字。云該國商人欲進卡倫貿易。人云該國王將此次滋事之人。叫回治罪不准伊等再行打仗。意欲求和等語。竊思該國既稱業將滋

事之人叫回治罪。是該國自知釁由己起。已屬昭然。乃越
日遐字又復强横。與前不符。後又暗中寄與不肯隨從之
哈薩克布魯特私信。勸伊等不可內附。而歸罪於錫伯索
倫兵丁。且稱與
大清國多年和好。窺其用意。分明畏錫伯索倫兩營强勁敢戰。
故為此挑唆之語。果誠心和好。何不將兵隊撤退。任聽我
兵捦拏鐵色克。我
國自然罷兵和議。今俄人反復無常。僅空言和好。並不撤兵。
又未見該國大官文書。其屢次遐字。不知出於何人之手。
復作字暗中句結善良內附之哈薩克布魯特。儻輕聽其

言。將兵勇撤退。彼或假充商人貿易。驟然來盧而入。所關匪淺。務飭令各營帶兵領隊大臣。加意嚴防。勿墮其術中。並令軍營之營務處。作爲己意。直言回復云。彼此和好多年。並無用兵之意。是爾等同伴義之哈薩克布魯特越卡逞兵。今欲和好。先將科斯莫鑾以及西南兵隊。盡行撤去。不得侵占內地。若論貿易。總應靜聽分界後。再照舊章辦理。方是真心和好。我

國兵隊捻拏錢色克。不與你們相干。若仍暗地添兵。或寫信與你們伙匪轄訓移禍。唆誘不和。我們斷不能遽爾撤兵云云。信已達到。該俄仍無撤兵消息。前接明緒諮鈔奏稟。

內稱俄人兵隊帶領哈薩克一百餘名。執持槍矛。先後至該城卡倫內住紮。正在派員查問間。忽爾一併撤退等語。近探得伊犁卡外俄人。有添兵之說。想移彼就此一面假意說和。明係緩兵之計。惟是日月遷延。軍餉分毫不到。而兵勇防禦五千數百名之多。接濟口糧。餧養馬匹車駝轉運。晝夜不休。雖已出示勸捐。又撥河工之素閒捐。俱不踴躍。奴才脣焦舌敝。迄無應者。但願明誼等在塔爾巴哈台早將分界之事議定。彼此撤兵。方為至善。否則實有難以支持之勢。奴才惟有相機妥辦。竭力守禦。以副

聖主安邊柔遠之至意。

常清入奏。奴才接准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咨稱遵
旨赴塔城。先期以待等因咨行前來。奴才查上年協領哈布齊賢前往塔爾巴哈台聽候差遣。該協領於去年旋城十一月間病故。現在明誼起程在途。奴才急宜補派熟習與地之員前往。查有二品頂帶協領色布貞泰。佐領巴霞。人俱諳練。於伊犁卡外地勢情形頗能熟悉。巴霞兼能哈薩克話語。現在塔爾巴哈台防所。奴才即飭令協領色布貞泰於七月十一日兼程前往。會同佐領巴霞聽候差委。其卡外何處有礙哈薩克布魯特游牧生計之處。奴才前曾繪圖貼說。歷歷可證。已咨送該將軍參贊收閱。會議之時。必能與該俄官

平心靜氣○反覆辯論○曉諭百端○不令稍有侵占決裂○以崇

國威而固疆圉○

伊犁參贊大臣明緒○塔爾巴哈台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奏○

竊奴才等於七月初四初十等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兩

次寄

諭○該國既有兵隊居住巴克圖卡倫以外○難保不於他處另派兵

隊潛住○私墾鄂博○修蓋房間○著明緒等密為探訪等因欽此○奴才

等昨准烏里雅蘇台來咨○將軍明誼已擬於六月初間由

烏起身○前來塔爾巴哈台○等候俄使會議分界事宜○並送

來擬就詰問俄國西悉畢爾總督任令兵隊越界滋擾情

由。仍約其迅速派官前來會議定界照會一件。屬令奴才明緒會銜轉遞等因前來。奴才等當即加銜飭交貿易圈居住之色克德爾官轉送西悉畢爾衙門。役派章京薩勒哈春前詣貿易圈。告知該色克德爾官。將軍明誼已由烏里雅蘇台起身。不日即可到塔。該色克德爾官聞知甚為感悅。並云將軍既有前來之信。我們大臣若知道。亦必到來等語。奴才等前准伊犁將軍咨鈔續奏摺稿內稱俄兵猶在卡外盤踞。而唆使哈薩克時常潛入卡倫。偷竊牲畜。兼有窺伺之事。五月十五十九兩次遣兵犯卡。查係哈薩克句串前導。而台吉鐵色克實為禍首主謀等語。奴才等查俄人在

伊犁卡外逞兵滋擾。現經將軍常清添兵防守。布置周密。誠恐俄人無閒可乘。必分兵隊來塔。調唆引誘卡外之哈薩克逞志內竄。緣本處城小兵單。奴才等即如何悉心籌畫。無奈兵不敷用。防不勝防。且伊犁正值用兵之際。不能兼顧。倘俄人來塔逞兵。實無控制之策。奴才等再四思維。只可豫散俄人之黨翼。以堅哈薩克內向之心。伏查哈薩克前汗爵緯坦公阿吉台吉迪納雜爾等前雖疊據呈報。均願誓志內向。不肯背順從逆。然該哈薩克等究係犬羊成性。誠恐不足深恃。是以奴才等昨復飭諭該汗公台吉等。令其各選精壯阿勒巴圖數百人。聽候劄調。並調該罕公台吉

等先行來城。奴才等尚有面諭事件去後。旋於七月十五日。前汗爵綽垣台吉愛班來城。奴才等當堂延見。據稱所有隊選之阿勒巴圖。現已備齊。何時調諭。迅即來城。不敢有悮。再綽垣等世受

大皇帝豢養深恩。情願出力報效。萬不肯甘心外附。倘有俄人前來調唆引誘。綽垣等萬不聽從。奴才等察其情詞。似非首鼠兩端。然亦不可盡信。奴才等復面諭該汗等前諭爾等各選阿勒巴圖數百人。並非令其來城助守。現在存城兵丁。尚有數千名。又有土爾扈特並蒙古兵丁數千名。儻俄國兵隊前來犯卡。足敷堵禦。原恐俄人潛赴爾各遊牧內滋擾。

即可令所備之阿勒巴圖製備自守藩籬該汗聞之無任

感悅惟綽坦前遞夷字內稱伊自咸豐五年仰蒙

大皇帝恩准承襲汗爵至今未領

敕書懇祈奏請等語奴才等竊查於去歲接准伊犁將軍常清恭錄

接奉六月二十三日及七月初十日兩次寄信

諭旨阿勒坦沙拉久居俄國首鼠兩端綽坦既係冒襲未便徑令

承襲必得飭令哈薩克各台吉公舉一應承襲汗爵之人奏請

承襲方可永遠相安欽此欽遵行令照辦前來其時俄國使臣

正在塔爾巴哈台會議分界事宜該國又派兵隊在於各

卡以外挾詐中誘哈薩克以致各哈薩克均懷首鼠兩

端之心。奴才等若遵

諭旨。令各該哈薩克台吉公舉一應襲汗爵之人。奏請承襲。查綽坦所管之哈薩克眾多。且在北邊常住卡倫以外遊牧。因恐綽坦並伊所屬之眾哈薩克知之解體。由此背順從逆。句串俄夷。不候分界議明。遽帶兵隊偪近各卡倫。所關匪輕。是以奴才等前已咨商伊犁將軍或俟地界議定後。再行遵

旨飭令哈薩克各台吉 公舉應襲之人。奏請承襲。抑或應如何酌辦之處。容俟咨覆前來。再行酌覈具奏外。茲綽坦來城。復面求奴才等呈領

敕書。朕等視其情形。似已知之。若再含混應允。又恐啟其疑心。是

以面告綽垣。因爾冒襲汗爵。奏奉

諭旨。著飭令哈薩克各台吉公衆一應承襲汗爵之人。奏請承襲

該汗聞之。叩頭同稱。綽垣冒襲汗爵。仰蒙

大皇帝鴻恩。未加重譴。此即綽垣之造化。此後惟有嚴束衆哈薩

克傾心內附。以冀仰報

大皇帝高厚於萬一等語。朕等復諭該汗嗣後如能堅心內附。出

力報效。俟地界議定後。必須據實奏明

大皇帝優加獎勵。朕等賞給羊麪。令其旋牧。再朕等前恐俄人送

兵犯卡。因本處除也卡官兵外。存城之滿漢官兵。僅有三

百餘人。實難應變。當經奏明飭諭土爾扈特親王台吉等豫選精壯兵丁二千名。聽候劄調來城防堵。旋該親王衆琳拉普坦扎薩克台吉圖布新柯什克來城面見。奴才等同稱伊等世受

皇上豢養之恩。並未仰報涓埃。現已備齊精壯阿勒巴圖一千名。儻聞俄人送兵內竄。伊等即帶兵丁前來助守等語。奴才等因該遊牧地方近在邊卡。當諭該親王等。令其常派官兵確查。如有俄人侵占遊牧地方。即行驅逐。一面呈報聽候酌辦。並令該親王等仍回原牧。至各卡倫外住紮之俄國兵隊。已及數月。奴才等不時密派妥員分往各卡以外。不動

聲已。暗為查看。雖屢接據各員呈報。俄人尚無私墾鄂博。
修蓋房間情事。茲據瑪呢圖千都罕卡倫官呈報於七月
十七日。倘來俄羅斯官兵帶領哈薩克約有二百餘名。攜
帶礮車。執持槍矛。在卡外住紮。距卡倫有七八里。當往查
問。據該頭人聲稱。卡外均係我們地方。並非你們地方不
應查問等語。奴才等復派章京薩勒哈春前往巴克圖卡外
小水地方。面見該頭人。告以我們明將軍有信來塔與你
們大臣會議勘界事宜。你們速將兵隊撤回。據該頭人回
稱。奉我們上司之諭。來此住守地方。非接文書不能退回。
章京薩勒哈春復告以所有卡外原係我們地方。且兩國

邊界尚未議定。卽你們在此居住十年。將來亦不能狡賴。作為你們之地方。該頭人無辭回答。始云祈給數日限期。容俟稟明我們上司。回文到日卽行撤回等語稟懇前來。奴才等查該俄言詞雖順。而於撤回一節。堅以非奉伊上司文書。不敢擅自撤回為詞。揆其占踞巴克圖卡外地方。欲阻我查邊官兵之道路。將來會議時。必將我常住卡倫之外。稍為彼之地方。否則何得連年派兵來此侵占。奴才等並不派兵驅逐。任其久紮。定必藉詞狡賴。現在若卽派兵嚴加驅逐。是塔爾巴哈台兵端又啟。更成不了之局。勢處兩難之際。奴才等晝夜籌思。不得不暫顧全局。儻該國兵隊硬

行間進卡倫兵臨城下之時直能束手待困只得用兵撻
伐至俄人現占卡外地方不過將來與之會議時多費唇
舌向其以理剖別目下只可徐為設法羈縻消患於未萌
總期塔城之釁不興以便往還與該國行文約期會議迅
速蕆事是為至幸惟俟明誼抵塔後榮等再為面商妥籌
辦法該國何時派官前來會議榮等即恪遵節奉
諭旨與將軍明誼按照前承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所頒地圖折中
定議為斷萬不敢任令俄人侵占更不敢致與原定和約
大相懸殊使彼有所藉口惟有斟酌機宜妥商籌辦此事
早結一日即早免一日葛藤如俄人稍能迴轉即與之酌

中定議速完通案以仰副

皇上柔遠安邊之至意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常清奏西南路夷匪驅逐出卡並防堵情形暨派員馳赴塔爾巴哈台各摺明緒等奏遵諭籌辦邊務一摺俄人在伊犂卡內沙爾雅斯地方多方誘款我兵未為所誘併力驅逐該夷退敗仍在卡外盤踞並有布魯特薩爾坦克在山內為之謀主著常清即飭領隊巴哈善等相機防範毋稍疏忽該國頭人在各營遞字聲稱該國王已將此次滋事之人叫回治罪意欲求和已明知釁由己起乃越日所遞之字又復強橫反復且暗寄私信與良善之哈薩克布魯特等勸其不可內

附實屬詭譎異常常清慮該夷假充商人乘虛內犯不肯將兵勇撤退仍飭各營加意嚴防該將軍職任封疆自應如此辦理惟此事總以速行了結為宜前曾疊次寄諭明誼等飭令早將分界事宜辦結著明誼明緒仍遵前旨約會俄國使臣准照該使臣議單妥為辦理並著常清一體知照各城如俄人前來尋釁即以此事告知以期速息兵端明誼此時計已與明緒會面著即妥為商酌如俄國使臣來議分界時即相度事勢按照該使臣議單速行辦結一切操縱機宜朝廷不為遙制諒該將軍等定能仰體此意妥為經畫也巴哈善所部將士在西南一路巡邊於喀爾奇拉河續遇俄兵接仗獲勝並於南山灣遇賊擊

退。追逐出卡。此次該夷赴卡送兵。該國使臣未必知悉。常清以
匪蘇勒官雜哈勞滕敵把持。屢將該將軍咨與西悉畢爾衙門
文書。擅行拆閱。將續行咨文轉由塔城遞往。此次由塔城接遞
之西悉畢爾衙門回文。仍似雜哈勞所擬。常清將來文照錄呈
覽。所稱我兵首先尋釁。欺壓該國商人。並哈薩克布魯特屬於
該國等語。甚為狡猾。本日已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理矣。該
國住京使臣。亦每自相迴護。該衙門歷次與之辯論。幾於舌敝
脣焦。除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諭該國住京使臣外。常清仍
當設法行文西悉畢爾據理駁斥。一面嚴行防範。毋稍大意。前
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貿易圖俄官逃走一節。已與該住

京公使行文駁飭。並將該領事官疑懼捏詞刁難情形揭破。已
回該公使知照該領事官折回。著常清於該領事官折回時。仍
行派員保護。並將該貿易圈貨物給回。以免藉口。所有屢次獲
勝之出力將士。並哈薩克布魯特等均著常清存記彙案奏獎。
塔城卡外有俄兵占據。明緒現派員前往曉諭。擬暫事羈縻。俟
其關卡。再行用兵。並令土爾扈特王台吉等派兵巡查遊牧。辦
理均尚妥協。至綽坦冒襲汗爵。前據景廉奏明。情尚可原。曾降
旨寬免其罪。嗣經常清奏查阿勒坦父子下落。並未將前奉諭
旨聲明。復諭令常清景廉飭令哈薩克各台吉公舉一應襲汗
爵之人。原未將綽坦汗爵革除。續因景廉奏稱該遊牧人等久

奉緋坦為汗。且不肯歸附俄國。復諭令明誼所有緋坦汗爵仍准其承襲。明誼即將常清行查塔城咨文。密行撤銷。切勿輕行宣露。現據明緒奏稱。已將常清咨文宣示。自係尚未接奉前次諭旨。現當用人之際。緋坦之去留。殊有關繫。著明誼明緒仍遵前旨。將准其承襲汗爵之諭。速行宣示緋坦。其應領勅書。本日已飭令該衙門照例辦理頒給矣。常清現派協領色布貞泰等馳赴塔城。聽候差遣。著明誼明緒於俄使會議建界時。飭令該協領等將有礙哈薩克布魯特游牧生計之處。悉心曉諭。毋令侵占決裂。

西悉畢爾覆伊犂咨文

為移覆事。適閱你們於今年五月二十四日咨來文書內。貴將軍違背京師議定條約。傷兩國和義。另生枝節情由推與我們人。我不能不可惜。查自會議分界事宜以來。我是總理鄰封管理疆界之大臣。貴將軍是你們總理西邊疆界之大臣。所辦之處。不能不為查看。貴將軍欲占我們所屬哈薩克布魯特地方。於去年並今年曾給我國所屬之哈薩克布魯特蘇勒坦等信字。令其背叛我國。投順中國。該蘇勒坦等皆有忠心。將信轉與我們疆界大臣呈遞。此外我們所屬哈薩克逃人。貴將軍收留。不但不照定例與我們退回來。還教與他們伙犯我們。此可謂善待鄰邦

之理麼。若我們這違像貴將軍一樣。與你們額魯特索倫錫伯察哈爾等民人這樣信字。貴將軍能看得過麼。再你們索倫人滋事。要强占哈薩克等地方。是貴將軍給他們曉諭俄羅斯人要占他們所屬地方。直至霍爾果斯。造此謊言。莫有聽不見的。索倫人從前與我們人取和。今因懷讐將我們貿易及送文書之人。路經他們地方之時。纔勒指刀搶起來了。貴將軍因看顧各自的人。竟然不辦送來文書上寫的。說此事是索倫人懷詐。作為友客請我們客議事。請到卡倫時。動箭射死我們四箇人。此是什麼道理。今是誰首先動手起事。是誰先尋釁。若是我們人首先起

釁。你們官等來至我們兵隊住處是客。當時起釁極容易。
你們索倫人如此行詐。貴將軍為何不把他們這樣行詐
之處罰辦呢。從前你們索倫兵隊幾次出卡。到我們地方。
過見我們兵隊。我們的人勸說叫他們回去。他們聽了話
回去。我們的人不能動你們的人一指頭。即彼此不生事
端。今索倫人行詐。首犯我們人。貴將軍是總理西邊地界
之大臣。想是吩咐他們耶。你們人先出卡倫。不但執弓。入
發給所存搶擄。揆度侵犯之由。果係貴將軍豫先謀於侵
犯。以致首先尋釁。既然豫定侵犯我們之心。貴將軍塔爾
巴哈台參贊大臣。各各行文聲稱。恐出大事。纔豫先行文。

目下我纔曉得了。原來如此。貴將軍既照我們定例。我們在伊犁貿易圈安靜居住。係不管疆界之人。以此恐嚇欺壓。卽與你們民人傳知禁止。不准賣給我們人貨物喫食。又不准赴我們貿易圈子換賣買。是以我們巴克拉塔爾官聽見這箇辦法。因為不能買得用物。慮及圈子所住之人。恐其餓死。就給你們營務處咨文聲明。不但你們不接文書。又向你們官大概說過。給過我國信。我們要遣人送文書。貴處索倫人不遵上司們吩咐。要殺送文書之人。所以送文書之人亦回來了。後來你們人把我們貿易圈的牆。於夜間刨了。時巴克拉塔爾官求貴處派兵於夜間在

圈子周圍看守。並沒派來你們官不但不去。還將差去的人吆喝出來。是如此欺壓我們色克拉塔爾官。由伊犂回來的心定了。貴將軍在圈子就近地方備派下人。我們人出圈子過了三四里地方。瞧見你們約有百人。把他們追趕下去。趕去之時。想是你們人把我們一箇人用力拏回圈子去了。貴將軍寫的我們人出去時。留一箇人看圈子。總而言之。陵辱我們人之處。皆出於貴將軍。在中國恐怕後來出事。自己承當不起。所以咨來文書。內聲言不欺辱我們的人。去了以後並未追趕。竟說圈子去的人是買賣人。並未提及色克拉塔爾官並兵丁。我們買賣人在貴處

受欺辱。已經回本國。作為不知。貴將軍照看我們貿易圈子房內所存物件。是貴將軍要自己站地步。把我們的人欺辱了。還將過錯推在我們身上。惟咱們兩國既行二百餘年和好之道。不能因一處邊界大臣錯誤。辦理不善致傷永遠和好。若貴將軍欲守兩國和好。改悔錯誤。欲息釁端。貴處當一面給你們兵丁嚴禁曉諭。不出常住卡倫侵犯我們人。一面派官往我們科斯莫鑾兵隊地方去。將我們巴克拉塔爾官並屬下人等。請回伊犁地方。路上好從照應護送。日後在彼安靜居住。把我們不管疆界的人。不可教人勒指欺壓。諸凡事件倒要和好。照應看管我們貿

易圖子。所存的物件看守之處。暫為看守。全在貴將軍身
上。為此捐我手印咨覆。
明緒又奏。查俄人兵隊現已偪近各卡住紮數月。例查南
北卡倫。自未便飭令兩領隊親往巡查。除函屬該領隊等
督飭各該管官勤加操練兵丁。不准稍形鬆懈外。并仍照
例於滿營委營長之內。委派伊博圖往查南北卡倫之便。
並飭順道巡查西北哈薩克邊界。復函諭該營長務須面
為密飭守卡官兵等加意嚴防。並常出卡查看。有無俄人
前來壘立鄂博。修蓋房間情事隨時呈報。並諭俟至哈薩
克游牧查收租馬時。儻遇俄國兵隊攔阻。祇可相度機宜。

酌定行止。斷勿遽啟釁端。

御批。知道了。

甲午。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等劄飭李泰國赴滬。將往年款項迅速交出。如交代不清。仍應設法追繳。一面照會英國使臣卜魯古。令其代為承追。由新任總稅務司赫德轉呈通商大臣李鴻章覈辦。旋據李泰國面稱現在業經撤委。實無顏又住中華。必須趕辦回國。所有經手輪船帳目簿據及餘剩銀兩。現在俱存上海。自必遵諭統交赫德接收等語。當經臣等一面行知李鴻章查照辦理。一面劄飭李泰國赫德遵辦。並李泰國種種狡獪情形。前

已奏明在案。惟此等狡獪小人。若絶之過甚。彼必肆其反噬。前於撤退李泰國之時。曾照會各國公使。允於撤委後酌給李泰國四箇月辛俸銀兩。現查總稅司每月辛俸及住京經費過多。且該前稅司與赫德交代亦無庸四箇月之久。臣等公同商酌。在於總稅務司停用住京公費內撥給銀八千兩。另給回國路費銀六千兩。此款即在李泰國應繳銀兩內劃收。以示中國寬容厚待之意。以後李泰國有所藉口。中國即可執此為寬厚相待之據。使彼無所施其伎倆。臣等現已照會英國公使卜魯士查照。並屬卜魯士代飭李泰國與赫德覈算交代。不准稍有含混。至李泰

國已於十月十三日面辭出京。聲稱到滬後算明交代。亦

即回國。

御批。依議。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茲因前任總稅務司李泰國來署面稱現在急

欲回國。所有經手購買輪船。及領過輪船月款銀兩。均有

細帳可稽。所餘銀兩亦尚不少。請給劄與新任總稅務司

赫德面算。將來算明之後。其帳目簿據與餘賸銀兩。一切

俱歸赫德經收轉繳。並令赫德出具手據。如帳有算錯銀

有未清。均惟赫德是問。如該二人有交代不清之處。並請

由貴大臣作保各等語。本爵查李泰國辦理輪船事宜。雖未能妥協。但伊在中國食俸有年。辦理稅務尚屬出力。現在到、上海後。如能將輪船帳目及各項未用銀兩。全數交代清楚。並無絲毫含混。雖起程回國。未到四月之久。中國亦毋庸再計月分。應在中國十月初五日即英國十一月十五日以後。總稅務司停用任京經費項內。撥給李泰國銀八千兩。本爵再加體恤。於所給前項銀兩外。又另給路費銀六千兩。即在李泰國應繳還中國銀數內劃收。至李泰國所稱如交代不清。請由貴大臣作保一節。查前次貴大臣照會內有竭力襄佐。代立善法以收後效。本大臣不

能解貴等語。貴大臣既允竭力襄佐。所有李泰國交代一事。諒貴大臣必能代飭李泰國與赫德細心覈算。不致稍有含混。除劄知李泰國赫德遵照外。相應黏鈔劄稿二件。李泰國交來輪船帳目。經手銀兩。大略清單一件。照會貴大臣查照辦理可也。

恭親王等又奏。再此次李泰國撤去總稅務司後到臣衙門謁見數次。詞色之間。業已神衰意沮。迥非來時桀驁情狀。唯其種種刁詐。野性難馴。此次被撤回國。自必不肯承認辦理之不善。更恐顛倒是非。處心積慮。遇事思掣中國之肘。不可不豫為之防。臣等前將此情面致卜魯古據云

李泰國辦理輪船不善。已由該使臣將詳細情形奏明本國。萬不任其播弄。惟前經住京之該國使臣參贊威妥瑪現同本國。若中國再將李泰國辦理錯誤。並一切狂妄情形。函知威妥瑪知悉。則李泰國回國後。自更無從造言簧惑。臣等查英國威妥瑪前在京時常到臣衙門會晤。遇事亦時有信函來往。惟李泰國前與臣等述及與威使係屬至好。與各國住京公使。亦均莫逆。臣等查現在各國公使頗不以李泰國為然。則李泰國與威妥瑪為至好之說。已屬未可盡信。況卜使既懇臣等函知威使。似亦有益無損。可為思患豫防之助。臣等公同酌定擬一函。以臣文祥出

名○將李泰國承辦輪船未能妥協○及其來京後種種狂妄情形○函知威妥瑪知悉○其函即由卜魯士處轉寄○謹照錄

恭呈

御覽○

御批知道了○

給英國威妥瑪信函

中國購買輪船一事○從前中國舉辦之初○原因兩國既經和好○卜大臣時思為中國設法平賊○貴參贊又嘗謂中國非創立新法○不足挽回從前之積習○因而本衙門與赫稅司議及外國輪船○該稅司遂在本衙門呈遞輪船應派武

弁礮手水手人等章程。其中論及武弁。應先派中國總兵官會同阿總兵管理一切事宜。並論及應用中國礮手水手水師兵送樂仔名數。本衙門覈其所呈。並未議及輪船當全用外國之人。亦無奪中國兵權之意。當經奏明奉

旨允准採辦。即經劄行赫稅司。於劄內言明。將來輪船即由督撫選派將弁各等因。嗣據赫稅司申稱購買船礮一切事宜。已行文總稅務司李在英國代辦。須另發劄文一件。俾得持以為據。赫稅司並稱尚有應坐各船之外國武弁礮手水手人等。應支俸祿工錢各款合同。須李總稅司在邀請募人之時議立方妥。當經繕劄給交。劄內言明支發均交

該總稅司一手經理。各關抽收銀數。均責成該總稅司一
人專理。船礮辦就。駛赴上海。聽候撥用各等語。查各項合
同指明武弁之俸祿礮手水手之工錢。是一手經理者。是
指以上各項支發而言。並非別事。即一人專理者。亦係專
指支用一切而言。並非別事。至駛赴上海聽候撥用八字。
其文義更屬婦孺皆曉。副文本極明顯之至。乃本年夏李
總稅司到京。呈遞中陳鈔粘合同十三條。與赫稅司所呈
大相歧異。覈其所議。即如第四條傳本
諭旨。亦必由李總稅司轉行諭知。若由別人轉諭。則未能遵行。若
照此辦理。中國為其束縛。原副內並無此意。第五條如有

阿總兵不能照辦之事。則李總稅司未便轉諭。查阿總兵不能照辦之事。自可與中國大員相商。若如所云。則中國大員與阿總兵不能通氣。必致貽誤。第十條李總稅司應即日另文支領各員辛俸工食各船經費等項銀兩。足數四年之用。查未歷四年。即須先領四年辛俸。中國向無此例。以上皆係種種不能照准根由。當即據理辯駁。另行與李赫兩稅司面訂五條。句句俱係當面商明。並無絲毫異說。每月用款亦一一酌定。當經本衙門繕摺具奏。奉

旨准行。乃閱兩月有餘。赫稅司已赴上海。李總稅司忽將奏准之

五條。背

旨不遵。而仍將面定不用之十三條。從新提起。倘令照辦。適接卜大臣照會。知阿總兵欲將所募兵弁遣散。是以奏明即將此項船隻。交阿總兵帶回貴國變價。恭親王深謝貴國派給修好各船之睦意。并遣官員駛來中國。并謝阿總兵勞心費力。以辦各船事件。並帶此數船前來中國。因贈阿總兵銀一萬兩以酬其勞。其銀即在輪船變價內付給。查李總稅司奉劄承辦輪船事宜。一切未能照劄辦理。以致虛耗中國糧餉。若係中國臣民。自應照例懲辦。惟念該李總稅司係貴國人。自應飭令仍回貴國。中國未便再行委用。所有總稅務司事務。恭親王已派令赫稅司管理矣。至李

前總稅司本年來京後一切情形。試為貴參贊言之。查李前總稅司之在貴國。並無官職。在中國充當總稅務司。既食中國之俸。即與中國屬員無異。其職分亦與各省關道相等。從前赫稅司署理總稅務司一切謙謹自守。遇事備具申呈。今李前總稅司來京後。口稱貴國欽差。向皆與彼平行。此後遇有公事。恭親王處亦可不用申陳。隨用平行書信函遞恭親王。當經本衙門駁回。始據換用申呈。又查伊所住句欄胡同之屋。本係上年天津威稅司來京。為其購買。計房一百餘間。極為寬敞。貴參贊在京時。亦曾去過。乃伊到京以為狹小。口稱必須得一府第居住。且指明要

肅王府。或分給一半居住。如王府不能讓給。卽要詹事府衙門居住。又欲將中國各口舊有輪船。歸伊一人調撥。上海常勝軍歸伊一人支發。其所用辦理稅務經費。不肯呈報細帳。其住京經費。每月索至三千兩之多。如此種種。均於道理不合。且直言中國之事。非挾制不可。此次本衙門將輪船遣回。撤去李總稅務司。此事全賴卜大臣見理明透。深顧兩國和好大局。不為浮言搖惑。各國欽差亦均以所辦為是。輪船撤退。係因與中國體例不符。並無別故。兩國和好如常。彼此照舊關注。貴參贊聰明過人。平情論事。逖聽之餘。亦當首肯。現在總稅務司一缺。本衙門已另派

赫稅司管理。赫總稅司亦係貴國之人。向為商民所悅服。此後中外交涉事件。當更易於辦理也。李前總稅務司卸事後。念其從前辦理稅務出力。贈銀共一萬四千兩。俾得從容歸國。並以奉佈至中國撤退輪船一切原委。業已詳細照會卜大臣查照。聞已將本衙門疊次照會。寄回貴國。想貴參贊自可覽悉也。

恭親王等又奏。據署兩廣總督晏端書奏。請將廣東紳士伍崇曜前借銀兩。由粵海關稅項內陸續給還一片。九月初七日議政王軍機大臣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臣等查此項銀兩。前於咸豐八年據前督臣

黄宗漢原奏内稱。欽奉
廷寄。有飭令伍崇曜籌捐之
旨。嗣因捐輸未能踴躍。因力向伍崇曜籌借。指在關稅項下抵還。
許以六釐行息。方允代為借銀三十餘萬兩等語。其時該
前督因遵奉
諭旨。勸令紳富捐輸。故有籌借銀兩之舉。當時原指内並未聲明
係向洋商借貸。今美領事忽有借自伊國洋行之語。伍崇
曜又有向領事商酌歸還之語。皆屬事後之詞。若謂借洋
人勢力以索償。伍崇曜乃衣冠中人。具有人心。斷不至此。
似可姑置不議。總之此款毋論借自何人。皆宜早為歸結。

惟原案必須理清。則辦法方不至歧異。查此案前奉

諭旨。勸令紳富捐輸。黃宗漢改為籌借。並飭海關發給印票。已與

原奉

諭旨不符。況係粵東自借自用。尤未便於關稅項下動支彌補。近來各省軍需。皆由用兵地方大吏督飭紳富捐助供給。粵東近年亦然。此款未便獨異。伍崇曜以粵省富紳。疊膺保薦加至布政使銜。受

恩深重。自當念切時艱。竭力捐助。以為商富之倡。臣等公同酌議。此項本銀三十二萬兩。同原議應貼半年息銀。應由廣東現任督撫。飭令紳士伍崇曜先行倡捐。並於通省商富內

勸令一體捐輸歸款。以仰副原奏

諭旨之意。方為正辦。其逾期息銀。即責成伍崇曜設法籌補。務使

伍崇曜經手之款。不致虛懸無着。聞該紳素稱急公。自必

力能籌畫。仰慰

宸廑。相應請

旨飭下兩廣總督毛鴻賓。著廣東巡撫郭嵩燾督飭伍崇曜妥為

辦理。以期迅速清款。所捐銀兩。並准其照軍需成案請奬。

以示鼓勵。再此摺係會同户部覈議。合併陳明。

御批。依議。

丁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貴州田興恕毀害教

民一案。辦理將及兩載。上年法國使臣哥士耆在京疊次照會。請將田興恕戴鹿芝趙畏三。論抵。臣等以中國之法必須情真罪當。既有首從之分。又有減免之例。斷難由京憑空擬議完結。雖經奏請將田興恕調離黔省。聽候查辦。並力與哥士耆援例辯駁。而該使始終拗執。正在往復爭論間。適於今春新換公使柏爾德密到京。力催前案。聲請立定主見。另單開載五條。大意歸重田興恕。次及戴鹿芝。其條款較前公使為簡。其情詞較前公使更堅。臣等以殺人者抵。固屬中國定章。迭

恩減等。亦係中國通例。事雖中外交涉。而憲度著明。不容絲毫出

入。惟田興恕所犯各款。無論將來如何定罪。然事閱兩年之久。田興恕赴川赴黔。迄無定議。此案未經訊辦。不獨無以服外國人之心。即中國亦無此辦案之法。臣等因於本年四月內奏奉

諭旨。將田興恕革職拏問。交勞崇光。張亮基責在黔審辦。由臣等通行川黔兩省承辦此案各大員遵奉施行。仍一面函致勞崇光等。迅將此案秉公辦結。毋再稍有遷延。茲據勞崇光等來函。以此案已與該處主教胡縛理商酌。該主教允致柏公使信函。大意不願田興恕再回黔中。至商以照例減等。彼亦頗知中國律例。其於賠償一層。亦頗為著意。臣

等於接信後。當將胡縛理原信送交法國公使去訖。旋晤
該公使辯論。告以中國定例。罪犯逢
恩即應減等。田興恕罪名業經疊逢
恩詔。至重不過遣戍。再三曉譬。始據該公使聲稱田興恕既已到
川。祇宜在川就辦。不可再令回黔。但田興恕自拏問後。依
然在外逍遙。與無罪人無異。雖奉革職拏問之
旨。並無審訊羈禁之實。無怪本國人皆謂中國官員始終無辦此
案之意。為今之計。如不將伊監禁。礙難空言完結等語。臣
等查革職拏問之員。本不應出入自便。田興恕各案均尚
未經訊結。予以羈禁。亦與中國之例相符。惟田興恕原係

調赴川省查辦之員。嗣因拏問飭回黔省訊辦。今柏爾德

密以此案礙難空言完結。亦不顧該革員回黔。致添枝節。

相應請

旨飭下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即將該革員田興恕查

提到省。照例羈禁。仍由勞崇光。張亮基在黔省秉公查辦。

按律定擬。並將賠償一事。酌定辦結。迅速具奏請

旨遵行。

恭親王等又奏。再臣等伏查殺戮無辜。罪原應抵。惟田興

恕係曾任大員。雖另有被參各款。其罪名輕重。尚在未定。

若竟因此案予以抵償。實於體制有礙。但事涉外國。儻我

專以體制為言。則彼之無辜被害。必更以該國體制相爭。
愈致激為固結不可解之勢。是以臣等先請將田興恕撤
離黔省。以免再動殺機。一面奏請
欽派大員查辦。仍疊次密為函致川黔各大員。令其妥為設法。必
須於無可解免之中。求一顧全大局之計。即如從前黔省
主教胡縛理所陳各條。經臣等一一指駁函寄。俾川黔各
大員得所藉手。前後往返函商。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誠以
此事關繫人心
國體。不敢不竭力籌維。正與該國公使哥士耆辯駁。適接辦
公使柏爾德密來京。臣等以新舊交替之間。正可乘機挽

轉。不意柏爾德密深沉堅執。與哥士耆之肆意咆哮。虛聲恫喝。大不相同。而遣照會。詞意均屬決絕。臣等意其由法國而來。早有成見。恐成牢不可破之局。並有英國卜魯士從旁助勢。明言各國聯為一氣。直欲假公造釁。以逞其私。當經臣等將實在情形。並該公使所遞五條具奏。請

旨將田興恕革職拏問。以紓其勢。惟查該公使所遞五條。萬難允准。而此案係由虐殺教民而起。該主教胡縛理尚在黔省。復經函致勞崇光等。屬其妥為開導。仍冀繫鈴解鈴。以為釜底抽薪之策。旋據勞崇光等以該教士銜恨次骨情形。決絕答覆。復經臣等函屬再行婉為開導。計函尚未到。現

接來函。據稱胡縛理因執成見。謂柏公使說單已成鐵案。無庸再議。迨反覆開導。並令素所佩服之貴筑縣令蔡興塊。及延致素有身家之內地教民。暗為疏通。近來該主教口氣漸活。似可造成完案。因令函致柏爾德密許代解遣。隨據將信函送到。並譯鈔信稾一紙。一併寄呈。仍請臣等與柏爾德密婉商等語。臣等接信後。當將胡主教致柏公使信送去。一面閱其鈔來譯出信稾內有可使成達之語。惟不願令田興恕再回黔中。臣等以信經繙譯。未敢遽以為憑。然此函係由臣衙門轉寄。諒該公使必謂臣等已知消息。因於晤柏爾德密時。直詢以胡主教信內何語。該公

使即以信內欽述此案。仍未辦理答覆。並催速辦。經臣等
令將此信譯出送閱。旋據將信譯送前來。臣等公同閱看。
係將田興恕減死遣戍等事。均推柏公使主持。與勞崇光
等譯寄之稟多不相符合。惟不願田興恕回黔。意則相同。
而尤諄諄於賠償一事。查臣等從前援引中國逢
恩減等之例。極力剖辦。該公使等總以代為開脫為疑。殊不知此
實係刑例所載。雖官犯向係聲明請
旨。而斷案者亦不敢不據例援擬。勞崇光等信內。僅言已與該主
教婉為商酌。而援引例意之處。尚未明顯。因就其原信之
意。將例意切實透發。攜信與柏爾德密閱看。動以利害。並

加以勸導。該公使始仍決絶。繼漸活動。臣等當即來模告以照此來信。將該革員發往新疆。不准援免。即可立結。自可毋庸監禁。以免稽遲。據該公使屢稱田興恕革職拏問一節。已經告知本國。此時拏問之人。並未監禁。即拏問之事。亦恐不實。必須監禁。復照中國例辦理。給予照會。以便寄知本國。即可辦結等語。臣等以其言尚近理。窺其意緣恐當下彼若應承完結。而此時該革員並未收禁。即擬遣戍。亦需時日。萬一洩恨。再虐教民。更難收拾。且恐從前該國已知有擬抵之說。未使擅專。但能將該革員監禁。則拏問確有實據。藉此報知本國。即可乘風轉舵。俾傳教中國

之人。得有顏面。不致再向本國嘖有煩言。臣等正在籌商間。適晤英美兩國公使。彼等均經提及此事。代訴柏爾德密為難之處。與臣等所料柏爾德密之意相符。近日各國聯為一氣。公事均通消息。此案臣等未向英美公使提及。而該公使等均已先知原委。大約柏爾德密欲通融完案之意。似尚非虛。即可乘此機會。迅速辦結。以免遷延返悔。是以擬照所請。即將田興恕就近在川羈禁。一面仍由勞崇光張亮基妥為擬議完結。臣等於此案費盡脣舌。得此一綫轉機。原非意料所敢期。第文移往返需時。而外國情性無常。有無更變。雖不可知。但能迅速辦理。不使另生枝

節。或可於事有濟。惟臣等前致勞崇光等原係密函。此次胡縳理信內竟有傳說接到都中密信。屬令曲為開脫之言。緣教民隨在多有。機事防不勝防。現奏摺內未使詳細聲敘。謹具密片附陳。俟奉有

諭旨。祇將正摺鈔交。摺內木盒之意。惟有再行設法函寄。並屬慎之又慎。茲謹將勞崇光張亮基前後公函二件。譯寄胡縳理信稿一件。柏爾德密另譯胡縳理信稿一件。臣衙門仿照勞崇光等函信一件。一併鈔呈

御覽。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貴州教民一案。辦

有端緒。請將田興恕就近羈禁。問擬完結。以免異議。一摺。田興恕殺害教民一案。前經降旨將田興恕革職拏問。仍交勞崇光張亮基在黔審訊。乃事閱兩年。此案尚未經訊辦。田興恕赴川赴黔。亦迄無定議。茲據該衙門奏稱接勞崇光等來函。以此案已與該處主教胡縛理商酌。該教主允致柏爾德密信函。有可使戍遠之語。惟不願田興恕再回黔省。似尚知中國辦案不能違例科罪。又經總理衙門與柏爾德密重加辯論。將中國定例及田興恕屢逢恩詔應行減等。並其罪名出入輕重。必應按照定章辦理各節。與之再三曉譬。始據該公使聲稱。祇求就近在川訊辦。但田興恕並未監禁。必須監禁後照中國例辦理。給予

照會寄知本國即可完結等語田興恕係奉旨拏問之員無論
在何處查辦總應照例先行羈禁若令在外逍遥不惟無以服
外國人之心即中國亦安有此辦案之法著崇實駱秉章接奉
此旨即將田興恕設法查提到省羈禁毋令疑懼遠避致可以
照中國律例完結之案又生枝節轉成不了之局田興恕到省
羈禁後即著崇實駱秉章迅速奏報勞崇光張亮基懍遵疊次
諭旨速將此案即在黔省秉公查辦按律定擬具奏以使總理
各國事務衙門照會住京公使迅速了結如不能將田興恕設
法羈禁或致令疑懼遠颺滋生事變惟崇實駱秉章是問總理
各國事務衙門摺一件均著鈔給閱看總之此案雖係中外交

涉。不能不持情法之平。如能照外間主教及住京公使所議。按照中國律例了結。將來不致物議紛起。人心不服。則各該省教士。即可永遠相安。所以保全中外大局者甚大。惟在崇實等體察妥善迅辦。至此案無論已結未結。均不准稍有傳播。致令不知輕重之人。造言生事。貽誤大局。如稍有傳播。亦唯崇實等是問。懍之慎之。

又

諭。本日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貴州教民一事。辦有端緒。請將田興恕就近羈禁。問擬完結。並將勞崇光等鈔寄胡縛理信稟柏爾德密譯送胡縛理信稟等件。鈔錄呈覽。據稱經密諭崇實駱

東稟勞崇光張亮基設法先將田興恕就近在川省羈禁。仍由
勞崇光。張亮基妥為擬議完結。並由總理衙門將一切原委專
函附致矣。此事柏爾德密接到胡縛理信函。經總理衙門向其
詢問。內有何語。旋據將信稟譯送。係將田興恕減死遣戍等事。
均推柏公使主持。與勞崇光等譯寄之稟不符。惟不願田興恕
回黔。意則相同。復經總理衙門將勞崇光等原函援引例意之
處。代為切實透達。並告以田興恕屢次例應逢恩減等。照此來
信。將田興恕發往新疆不准援免。案可立結。該公使意漸活動。
惟稱拏問之人並未監禁。必須監禁後。照中國例辦理。給予照
會。寄知本國。即可辦結。嗣其前後情節。柏爾德密所稱不願田

興起回黔。但願將其就近監禁。以為挐問確據。報知本國。即可通融完案等詞。尚非虛假。似此辦案。既合中國之例。又得情法之平。斷不可再事遷延。致有藉口。本日已密諭崇實。駱秉章。將田興恕設法就近在川羈禁。著勞崇光。張亮基。一面將田興恕虐殺教民。及被參之案。迅速妥為定擬。援引律例具奏。以服中外人之心。毋得稍有推諉觀望。或致事機中變。總理衙門密片一件。著鈔給勞崇光。張亮基閱看。再此次胡縛理信函。竟有傳說接到都中密寄各件。均屬未能慎密。此旨及鈔寄密片。祇准勞崇光。張亮基親自拆閱。此外雖委辦此案之員。亦不准一人與知。將來完案時。此二件毋庸覆奏。以免秉筆者洩漏。並無庸

錄寄川省。數有傳揚。儻機事不密。惟勞崇光張亮基是問。

勞崇光張亮基公函一件

敬肅者。七月十五日。接奉六月十九日黔字第二號鈞函。

誦知崇光前在遵義途中所上一書。已經遞到。家諭以法

國相公使前讀明降

諭旨。月餘以來。迄未一提。似乎其氣稍平。飭再向胡縛理委婉開

導等因。仰見王爺愛惜人才。保全

國體之至意。昌勝欽佩。崇光等自到黔以來。屢次與該主教

接見。禮貌言詞。皆極為恭順。商及此案一切枝節。皆尚可

通融。不至始終固執。惟一語涉及田撫。則勃然變色。無論

如何開導。如水投石。漠然不動。初尚以死者含冤爲詞。迫與之反覆辯論。則答以應由法國公使作主。伊不能作主。或答以總理衙門自有辦法。伊不敢與聞。又派委員與之閒談。探其口氣。亦復相同。皆由數年以來。田提欺陵太甚。黨惡諸人。又助虐太甚。伊萬不能堪。銜恨次骨。以致如此。察其情形。甚爲決絕。萬難轉移。據該主教言柏公使與總理衙門往來照會。及原遞清單。皆已由柏公使飛函鈔寄到黔。直以照覆之文。爲覆准憑據。認爲鐵案。其所以月餘不提者。蓋謂已有成說。無庸再事多言。並非鬆動也。中國大員。爲外國一教士議。抵誠於體制非宜。然該革員妄殺

多矣。且其逃樂荒淫。貽誤軍務。抗違

諭旨。罪案不可枚舉。今若於教案著一輕筆。而坐重貽誤抗違。從

嚴定讞。似尚名正言順。無傷大體。儻勉强周旋。到決裂之

時再為收拾。轉恐益添支蔓。更於

國體有關。至黔省士民。除同惡相濟之冷超儒趙國霖等數

人之外。大都有怨訕而無愛戴。亦似可毋庸慮及。該革員

於崇光為同鄉後進。於堯基為舊部偏裨。平日皆深愛其

才。儻可周旋。豈肯不力為保護。而其勢有必不能委曲求

全者。實亦無可如何之事。至該革員已赴川省。斷不容再

令折回。前已據實奏明。不識能仰蒙

俞允否。專此肅覆。

勞崇光張亮基公函一件

敬肅者。七月十五日。接奉諭函。商辦田提罪名之事。當於二十日肅箋奉覆。由驛馳遞。計已得邀鈞覽。先是胡緯理固執成見。百折不回。直謂柏公使所遞說單。已成鐵案。斷不能移動。崇光等無可如何。不能不將實在情形縷析奉聞。前函已發之後。崇光等復再四籌商。事關一品大員罪名出入。且關中外交涉。雖明知斡旋甚難。而不得不於無可設法之中。強為設法。察看胡緯理詞語。雖甚斬截。而禮貌恭順。心氣和平。姑再與極力開導。縱不能挽回。亦斷無

虞決裂。萬一稍有轉機。可以保全一有用之人。留為
國家出力。可以仰慰王爺顧全
國體愛惜人才之至意。裨益良多。因又連次接見該主教。反
復開導。百端曉譬。無義不探。又因現署貴筑縣蔡興槐端
重安詳。官聲素好。向為胡縛理所佩服。飭令常赴天主堂。
於閒談之時。向該主教便中隨時開導。又經蔡興槐於內
地教民中。訪得有身家知大義者數人。邀至署中。待之以
禮。託令暗地疏通。近數日以來口氣漸活。竟幡然大有轉
機。可以遣戍完結。崇光等即飭蔡興槐亟乘其機。催令作
書。飛致柏公使。懇切進言。並許其代為發驛馳遞。該主教

欣然樂從。茲將書信送來。特因奏事之便。附寄台端。敬懇
王爺飭交柏公使收閱。佛蘭西風俗。主教最尊。明講理既
肯通融。柏公使得信後。或即肯照辦。亦未可定。仍望王爺
迎機開導。設法維持。是所切禱。恭興槐託人將原信稟鈔
來。附呈鈞覽。所寄之書。係番字。此其草創原底也。應賠銀
兩。青岩一案。照哥士耆原議給銀六千兩。開州及省城之
事。照柏公使所議給銀六千兩。共銀一萬二千兩。而黔省
經費萬難。一時實無從籌措。已與該主教議定於結案之
後。展期三箇月。候川餉解到如數撥交。開州現有軍務。戴
鹿芝候賊退後。再令交卸。該主教亦已面允。知關廑注。並

附及之。

勞崇光等譯寄胡縛理信稟一件。

再者前日所來之信。言田興恕既已到川。即不必回黔。乃係實在情形。然未及詳言。恐貴爵尚未周知。今特略言一二。此事實因田興恕奉

旨之後。矯不赴川。即屢屢責成韓撫。而韓撫既不能查辦。又不能使行。實無能爲。既而京城皆知韓撫之無能。川督亦知韓撫之無能。是以欽奉

諭旨。將此事專飭四川總督將軍辦理。彼時川憲亦直任不辭。實屢次行文催田赴川。而黔中人奏留不休。直俟張欽憲到

黔。始思法使其起行。其間剛柔相濟。全然不動聲色。即使
其俯首聽命而去。老封疆運動之妙。自爾與人不同。及勞
欽憲到黔。遇田於半途。仍催其速行。並將其平日信任羽
翼。陸續參辦。訪求民隱。洞悉利弊。並使貴筑縣蔡令代教
中刊刻告示。剴切曉諭。不但教民心服。合黔百姓。皆引領
而望治焉。今忽又奉
廷寄言仍著田興恕回黔。竊意降此
諭旨之時。內中必不知田已經赴川。因
命兩欽憲就地辦理。川督將軍因此將計就計交還黔省。無非為
前此黔撫無能。故歸川辦。如今黔省有兩位老封疆。黔事

何須川辦。因此推回貴州。此必不出乎意料間也。然論理

國是如此。而事有權變。有時勢。亦有情節。尤要顧

國家大局。百姓大局。並和約大局。均須隨時體察。不可固執

成見。儻田此刻仍在黔省。或已行而未出境。責成勞張兩

欽憲辦理。固自不難。彼既能擒其伍。速其行。尤能使其不

動聲色。自不難殺之使不及知覺。亦無難執之使明正典

刑。但彼已在川省。則事實不易。此時要其回黔。將因而解

之手。抑仍使其帶兵練而回乎。欲因而解之。則川督將軍。

恐不能使其束手就縛也。欲使其帶兵回黔。則事機不密。

彼亦何難心懷叵測。反多

國家以南顧之憂。由此推之。恐有不止此者。此回之斷斷不可回黔也。何如暫使戍邊。相機而行。乃為兩全。按之中例。有殺之三。卽有宥之三。按之教例。卽其人罪大惡極。或臨終。或臨刑。痛悔改過。亦欲全大赦。中國如有寬容之意。我亦須有體恤之情。但此係公事。本主教例不干預。請貴爵

三思奏明定奪。

柏爾德密譯送胡縛理信稾一件

敬啟者。所有此關查辦教案情形。可以一言盡之。無論各官如何極口應承。總歸於不辦而已。前數日據伊等聲稱

現已奉到

上諭。著田興恕等間到省。當天聽人傳說。此間大吏。接到京都寄來密信。屬伊等務須設盡方法。由為開脫。勿使田興恕首領莫保。其意以中國官員。因殺外國人。遂致抵償。殊覺貽名丟臉。且以此次果能保全田興恕。以後如有此等事件。即可援照此案。毋須抵償。是以伊等昨來禀懇。本主教可以願意。自行奏請我大皇帝恩准田興恕免死。祗令永遠充軍。本主教當經應答。實在本主教至今並未問及田興恕必應抵死。據本主教之意。不惜盡力所至。冀我大皇帝減免田興恕一死。無如此案應若何了結。非本主教所得主持。況中國

大皇帝

諭旨。列示田興恕所犯之罪。十有九分。為關繫中國

國家之事。即我國大皇帝萬一許免此案之罪。而在中國

大皇帝前田興恕罪狀依然重多。茲告以本主教不能在諸位當

面允許。依照來意。玉致我欽差大臣。一面又另玉知會。為

此反覆之事。本主教所能玉請者。惟乞欽差盡其權力。設

法攔止田興恕再回貴陽。一因此地有甚多游匪。現由田

興恕給資豢養。不過數日前張亮基署內盤獲田興恕遣

來探事奸細。二則田興恕自知奉

旨拏問罪應論死。如至貴陽審辦。勢必率其所養亡命之眾。揭竿

而起。凡此可慮情形。皆由心懷不善之員。暗中資助田興恕。先時田興恕隨身所帶。不過四五十人。後得眾劣員源源接濟。遂益招聚悍丁。其籌備將來逃罪之意。於此已可概見。故必陳明欽差。請即出力裁處。萬萬勿任田興恕回至貴陽。如聽其再來。則此案必定全然決裂。最好押令到京。斯為妥善。本主教處此如能得有免罪之方。自無不可曲從。但此案非獨本國如此辦理。無論何國。凡有大臣往京。遇此等光很案情。必且十分重加其罪。我大皇帝深知本主教願免為仇者罪名。本主教表明。已經數次。惟我大皇帝不能忘中國官員。搆成此案。當其時兩國和約之墨

跡未戢。且我國方遣兵助剿亂賊。以衛中國疆宇。乃貴州官員。即趁其時以修殺相報。似此情罪重大。我大皇帝斷不能稍加矜宥。煩當事諸位。分別此案有關繫法國。有關繫教務。在奉教者。處此原可免議。至我法國如果亦能寬免。本主教甚為欣幸。但本主教若肯赦案諸位。即不妨滿口應許。謂可有此盼望。日昨面覆伊等之言如此。竊思此案經貴大臣議定辦理條款。如能照辦。不但毫無妨礙。即此間居民。亦望按照條款。速將此案了結。雖至今未見有所賠償。而該地方官日日勒索從前滋事在案之人。繳出銀兩。並波及事外無干之人。亦皆備罰無遺。所有案內諸

人。日昨來此懇將應賠之款。即交本主教手收。免致差役耗費。本主教回以此項不經該處官員。本處未便接收。至此間各員惟臬司陸傳應尤極意撓阻此案。不使辦結。此人在本主教前雖加倍禮貌。然其心叵測。實屬詭計多端。現在勞大臣備有極好告示。專為保護天主教人。想不日即可貼出。刻下正在刊印也。謹此縷陳。伏惟鑒察。

仿照勞崇光張亮基函信一件

敬肅者。前奉諭函。承屬迅速辦理貴州一案。並錄示法國照會另單等件。均已謹悉。法國公使之意。無非仍欲將田興恕問抵。查田興恕擅殺文乃耳。孟浪麁浮。不知中外關

繫情形輕重。誠有應得之罪。但勞崇光等自入黔後。細加
詢訪。田之此舉。亦因年少武夫。誤聽人言所致。並非有意
與教士為仇。律以中國法例。其罪亦係誤殺而非故殺。誤
殺之罪。例與故殺不同。況自咸豐十一年後三次恭逢
恩詔。凡在
恩詔以前。犯事者無論官民。均准減等。田興恕即罪在大辟。照例
亦應減等。且素聞教中之例。其人即罪大惡極。苟能臨刑
痛悔。亦即予以生全。是田興恕按之中外各例。均可貸其
一死。近與本處主教等據實開導。該主教亦深以為然。但
期日後不致生事。得有賠償。即不刻求。已允寄信與住京

公使。並將信譯出呈閱。崇光等查此事既經中外意見相同。諒柏公使銜命來華。位尊權重。果肯將此案照外間與主教所議。通融了結。則各省士民聞之必深感服。決不再與教士為難。而教士之在中土者。可期永遠相安。是柏公使一言。保全田興恕尚小。而保全各省教士甚大。聞柏公使素稱明允。必能洞悉此情。仍乞王爺再為熟商。擇善而從。勿拘成見。若柏公使必欲按前單辦理。民心萬難平服。隱患實屬無窮。卽如昨奉到明發

上諭。將田興恕革職拏問。

諭旨內多列田興恕另款罪狀。並未專敘教案。而民間議論沸騰。

萬口洶洶。皆謂係專為教案而起。現僅將田興恕革挐民情已大不服。若不按減等之例。一旦明正典刑。則民心忿毒益深。勢必激而生變。將來向教中尋仇。為田興恕報復。其決裂情形何堪設想。崇光等聞上年湖南拆毀教堂一案。起釁卽因風聞欲置田興恕於死地而起。蓋田係楚人。故楚人聞之益不能平。由此以觀。若照來文辦理。非特黔民憤恨。楚人亦必大譁。各省人民聞風興起。到處齊心與教士為難。欲盡治以官法。則誅之不可勝誅。教士身受禍災。官吏羣焉束手。彼時卽將各省官員參革一空。亦復何益。况該教中咸願通融完結。不事刻求。若崇光等故違其

意。必令引領受戮。致令羣情忿激。伏一將來報復之根。設或另有疏虞。彼時教中人必歸咎於辦案者之不為通籌全局。崇光等忝任封圻。奉

旨專辦此案。不能不計長久。為中外謀永遠相安之道。故敢直言無隱。若以崇光等之言為不然。則將來不能相安。彼時卽責崇光等以辦理不善。崇光等亦不任受。至柏公使若慮寬田興恕後。人心無所畏懼。虐害教士之案。必更加多。查各省人民之與教士牴牾者。皆因不佩服彼教之故。今柏公使若有此寬大之舉。人心旣深感服。則仇殺之事。斷可決其必無。以上各情。崇光等衡之中國律例如此。揆之黔

省民情又如此。不敢不據實奏聞。為中外相安地步。似可
開誠布公。與柏公使切實直言。此時換約已久。彼此情好
日篤。迥非十年八月前兩相疑忌情形可比。似柏公使亦
未必過於堅執。惟田興恕所殺有外國之人在內。若竟照
疊逢
恩詔之例。予以減免。恐無以對外國。崇光等公同商酌。田興恕亦
祇能減死罪一等。當從重擬以發往新疆。充當苦差。不准
援免。並永不敘用。將來老死戍所。亦與伏法市曹無大區
別。而中國紳民亦無可藉口。如此辦理。庶持情法之平。不
致再有後患。至於賠償等事。雖庫款支絀。亦必竭力籌維。

尚不難於完結也。謹將譯出漢文信稟錄呈賜覽。諸望酌

裁示下遵辦。專肅上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一